

大长天  
年华  
城书系

曾有佳人

语笑嫣然  
◎著

# 泪倾城

远山曾有佳人舞，  
一曲舞罢泪倾城。

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你的眼泪。

云翩，我为难你，  
捉弄你，针对你。

但若有一天，  
你走进我心里去瞧一眼。

你一定会哭，因为那里面，全是你。

于这乱世而言，  
你只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女子；

但于我而言，  
你却是我的整场乱世。

《深宫·美人夜来》  
《十二濯香令》作者

语笑嫣然九掌古言天后宫七年

开创 架空九国系列



YZLI0890117444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新版《山楂树之恋》  
倾世舞姬的绝恋悲歌  
友而洗泪铭心



曾有佳人

语笑嫣然  
◎作品

# 汨 傾 城



YZLI0890117444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有佳人泪倾城/语笑嫣然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438-7337-7

I. ①曾… II. ①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2940号

## 曾有佳人泪倾城

---

语笑嫣然 著

出版策划: 胡艳红  
责任编辑: 胡艳红  
特邀编辑: 曾诗玉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王雄成  
执行总策划: 杨小刀  
文字编辑: 夜游宫  
装帧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黄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www.hnppp.com](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 15  
字 数: 1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337-7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录



第一部分 南歌子：心事谁知·····	001
第一章 水袖动清波·····	002
第二章 翠堤刀光寒·····	016
第三章 惊落晚妆花·····	029
第四章 清宵人相倚·····	042
第二部分 少年游：纤云飞星·····	052
第五章 微雨吹云裳·····	053
第六章 两心若相知·····	065
第七章 玉颜啼不语·····	080
第八章 散却百濯香·····	093
第三部分 诉衷情近：故人千里·····	110
第九章 梅雪约盟誓·····	111
第十章 梦书难为别·····	129
第十一章 心事有谁怜·····	146
第十二章 情不记天荒·····	164
第四部分 踏莎行：游丝飞絮·····	180
第十三章 空有相怜意·····	181
第十四章 依稀似旧时·····	194
第十五章 红楼相望冷·····	206
第十六章 暮暮与朝朝·····	226



第一部分  
南歌子：心事谁知

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  
揉蓝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  
人去空流水，花飞半掩门。  
乱山何处觅行云？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

——宋·秦观



第一章  
水袖动清波



一弯新月如钩，斜在天边，书香阵阵的房间里，有几缕烛光穿透纱窗，洒在院中碧绿的芭蕉叶上。

这是初夏天气，风尚且带着几丝尾春的幽凉。

云翩手里端着一只银丝芙蓉花的托盘，托盘里放了一壶酒，还有两碟佐酒的小菜。她神情紧张，走到书房外，正想要敲门，指节在碰上门框的一刹那忽又停住了。

她再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不用怕，不用慌，里面的那个人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或者说，这称得上洪水猛兽的，应该是她自己才对吧？她自嘲地想了想，便听里面的人问了一声，“是谁在外面？”

“是我，云翩。”她推门进去，“大公子，是大少奶奶命奴婢来送些酒菜。大公子夜深操劳，夫人说了，这紫雕玉琼浆可养肝护胃，也可提神醒脑，请大公子趁热喝了吧。”

花家的大公子花靖宣，亦是这高墙大院里唯一做主的人。云翩见他穿着月白的衫子，萧然玉立，连屋内烛火也如他那般，有沉实儒雅之气。她将托

盘放在桌上，听花靖宣说：“谢谢你，云翩。回头你向夫人传句话，就说我今夜不回翠明院了，让她不必等我，早点歇息。”

云翩应了一声，探头看见花靖宣摆在案上的书册，眨了眨眼，又问：“咦，大公子这是看的什么书？”

花靖宣道：“是《城筑》。”

云翩眉头皱起，思索道：“《是城筑》？《是城筑》？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花靖宣看她一脸天真，忍俊不禁：“我是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城筑》，是集合历代名师在筑造城楼以及宫殿上的实例和经验编写而成的。”

“哦。”云翩尴尬地吐了吐舌头，“云翩笨钝，大公子切莫见笑。”花靖宣问：“你读过书吗？”云翩答：“自幼便跟着师父学艺，而后再随舞班漂泊，不曾有机会读书，只不过师父是识字的，从他那里倒也学了几个字。”说着，她嘻嘻一笑，仿佛是很得意地补充道，“奴婢会写自己的名字。”

花靖宣觉得云翩很天真，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便站在晚晴楼的琼花树下，那时琼花早有了凋敝的迹象，白色的花瓣簌簌飘落，铺了满地，她就站在那里，好像是许多的琼花瓣妆点出来的，像花中的小仙一般。

那笑容，更是皎洁堪比夜空明月。

云翩也记得，初入府的那天，她第一眼看到花靖宣，他正从琅嬛苑的青石桥走过。有毛躁的小丫鬟抱着妆奁迎面过来，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妆奁飞出去，砸中了花靖宣的脚。

云翩看他眉头一皱，以为他要发怒，谁知他却走到小丫鬟身边，弯腰扶起她，问她有没有摔伤。

小丫鬟想必是早就知道这位大公子的好脾气，也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没事，花靖宣嘱咐她走路要小心，又问她这是谁的妆奁，丫鬟说是她姊妹送给她的，他看这满地的花钿银钗，有的似乎已经摔坏了，他便掏出几两银子给





丫鬟，说东西可以破，姊妹的情意却得小心保存着，若是摔坏了什么，就看能不能买到一样的，免得让姊妹知道了，要伤心。

小丫鬟喜上眉梢，对花靖宣连连道谢，花靖宣笑容清朗，好似春日的暖阳。云翩当时便想，就是他吗？这么一个温和善良的公子，自己真的要对他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吗？禁不住心中难过，忽然备受良心的谴责。

花靖宣看云翩发愣，提醒她道：“晚了，你也回房休息吧？”云翩听花靖宣下逐客令，暗地里紧了紧拳头，急忙转身端起托盘里的酒壶，斟了一杯：“少夫人说了，这紫雕玉琼浆大公子一定得喝，这可是少夫人一番心意呢。”

花靖宣笑着接过，一饮而尽，杯子刚空出来，却又被云翩斟满：“来，多喝一杯！”

花靖宣觉得云翩今晚怪怪的，但他向来顺得人意，于是又再连喝了三杯，酒气已经微微上来了，脸也有些发红。

云翩便笑道：“大公子，云翩给你跳一支舞如何？”

“跳舞？”花靖宣星目微醺，尚未点头同意，云翩便就甩开袖子，莲步点点，在他面前轻快地舞了起来。

云翩是北夜国寐月族的女子。

许多人都知道，寐月族的女子，几乎天生就会跳舞，她们不仅容貌生得清秀可人，而且身段婀娜，跳起舞来，若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也不足以形容。

花靖宣尴尬道：“云翩，夜深了，我还得将那书读完，你的舞我改日再欣赏，你回房歇着吧。”刚说完，一双玉臂突然缠上他的脖颈，将他向下一按，他便僵硬地坐在凳子上面。

云翩也紧张得厉害，搂着花靖宣，两颊发烫像火烧。花靖宣皱起眉头：“云翩，你今晚是怎么了？”他又想起身，却还被云翩缠着：“大公子，你

说，云翩生得美吗？”

盈盈双瞳，清若剪水，似带着这世间最温柔的期盼。微微张开的双唇，隐约可见贝齿。呵出的气息如兰花般清香。怎能不美！花靖宣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不可否认，云翩的确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若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只显得笼统俗气。她的美是不一而足的。初见时，她便是那琼花纷雨中的仙子，玲珑脱俗，翩然欲飞；但此刻她却热烈妖娆，仿佛一株香艳的美人蕉，带着一股子泼辣。他也曾看到她偷偷地在暗角里惆怅叹气，像是藏了许多心事，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带着笑在人前，笑声清脆，像一只从山谷里飞出来的黄鹂似的。

花靖宣猜不透，尤其是此刻，更加猜不透，这平日乖巧温顺的女子怎么突然变了个人似的？他呆若木鸡，云翩又再问了一声：“大公子，你说云翩美吗？”这时，背后却砰的一声响。

有人将书房的门一脚踢开了！

云翩吓得急忙缩手，松开了花靖宣，花靖宣如获特赦，理了理衫子，站起身望着来人，惊道：“无愁？你几时回来的？”

云翩方知道，来的人正是花家的二公子花无愁。她怯生生地扭头去看，只见一个穿着紫棠色宽袖锦袍的男子一脚跨进来，手中拿一把玉骨的折扇，折扇轻摇，掖着他的衣襟与发丝都略有起伏，行动潇洒飘逸。但嘴角却邪邪地勾起，虽有笑容，却在那冷峻英武的面容之上，凛冽有如寒风起。一双深邃的眼眸，轻轻一扫，已是不怒自威。

他的身形颀长，甚至比花靖宣还高出一点，云翩的视线仅仅是与他的双肩持平，气势上又输了一层。她心中忐忑，听他道：“大哥，这是哪里来的丫鬟？”顿了顿，又说：“果真是美若天仙啊！”

云翩听出话里的讥讽之意，猜想他定必是听到了自己刚才问花靖宣的那



一句，她只低着头不敢吭声。花靖宣道：“你出门有一阵了，最近府里新招了一批丫鬟，她是其中之一，她叫洛云翩。”

花无愁道：“我离开薛凰城不过才半年，没想到现在的丫鬟不仅要端茶递水伺候主子，还附带给主子跳舞解闷了啊？”花靖宣听他这样一说，更加尴尬，便对云翩挥手道：“你回去歇着吧。”

云翩急忙行了个礼，飞快地走了。花靖宣道：“无愁，不是说船明天才到吗？怎么提前了？”花无愁收了折扇：“船主家中有事，急着返回，所以日夜兼程地将船期缩短了。我故意不使人通传，本想给大哥一个惊喜，呵，却没想到，是大哥你给了我一个惊喜呢！”说着，自斟自饮了一杯。

花靖宣道：“你切莫误会，我把云翩看得像妹妹似的，她入世未深，本性纯良，我与她之间是清清白白的。”花无愁素来知道自己这个大哥待人宽厚，绝非拈花惹草之人，忍俊不禁道：“纯良之人可不会缠在你身上，要跳舞给你看呢？若不是我从门外瞧见了，故意打断你们，你说，你难道就任由她缠着你了？”

花靖宣一时语塞，又听花无愁继续说道：“你虽然对她无意，她却对你有心。大哥，你不是不知道，咱们花家在薛凰城是大户，有多少贪慕虚荣的女子想亲近过来，你可得留个心眼，不要太轻信别人。”

花靖宣笑道：“我看你这说话的模样，倒是有几分像爹了。看来出去磨炼了一阵子，真是越发稳重了。”

刚说完，花无愁却已经往那红木的软榻上一靠，一脚踩着榻凳，另一只腿跷得老高，单手仍提着那紫雕玉琼浆的壶，微微一倾，壶里的酒便像一条溪流似的灌下来，他便张嘴在底下接着。

花靖宣无奈地摇头：“刚夸你，你这猴劲又上来了。”

花无愁道：“明日我要去拜会大嫂，你们成亲那会儿，我无暇回来喝喜酒，还没有看到大嫂长什么模样呢。”

花靖宣便问：“你回来时，拙景园的朱老板可还有说什么？”

花无愁道：“只夸咱薛凰花家的技艺了得，日后若有工程，定必还要与咱们再合作。倒是京城里有好几名官员，都想在郊外起别院，价钱也出得高，若不是接到大哥你的信函，我倒是宁可留在京城，为花家多揽几单生意呢。”

薛凰城花家的建筑工艺，在整个流苍国都是非常有名的。花家的御匠坊，更是远近驰名。经花家的手打造的工程，无论是建造精巧典雅的园林，还是磅礴大气的楼阁，甚至是恢宏雄伟的宫殿，无一不获得称赞。

自从十年前，流苍国皇帝要在亮鹤城建行宫，钦点了薛凰城花家担此重任，花家的名声便传得更广。而行宫建成以后，皇帝大为称赞，大到殿楼亭台，小到一砖一瓦，他都赞不绝口，因而御笔亲提，赐了花家一副对联。

上书：人间巧艺夺天工。

下书：炼药燃灯清昼同。

横批：举世无双。

这副对联被花老爷——也就是花家兄弟已故的父亲，当做传家宝似的装裱着，挂在御匠坊的正厅，任何进去的人，看见横批上盖着的鲜红玉玺印，都难免被震慑。

大约两年前，京城霜天来了位朱爷，说是拙景园的老板。那拙景园在京中是一处豪华的开放式庭院。里面园林青葱，景色宜人，也是商铺栉比，热闹繁华。那朱爷只靠着每年收取商铺的租金，以及为京中权贵在园中承办各类的交际活动，赚来的钱，也足够他富甲一方。朱爷的意思是想翻修拙景园，再将一些空置的闲地也重新利用起来，他素闻花家的名声，所以不远千里来了薛凰城谈这笔生意。生意谈成了，花靖宣便调拨了一批能工巧匠到京



城，夜以继日地改建拙景园。

本来花家同时包揽的生意并不止拙景园一处，花靖宣兼顾不来，花无愁便主动请缨，想替他监管拙景园的工程。以前花无愁都是替花靖宣做副手，同期的几项工程，他对拙景园最是熟悉。起初，花靖宣仍有顾虑，毕竟花家的生意都是他照看着，花无愁经验尚浅，对建筑方面亦不比他精通。他思索一番，要求花无愁全力以赴，必须长期驻留在京城，丝毫也不能懈怠，若遇到模棱两可的事情，也必须先同他商议。

花无愁便动身去了京城，一住半年。工程最紧逼的时候，他甚至无暇抽身回来喝大哥的喜酒。

好在拙景园的改造相当顺利，时间一长，花靖宣的顾虑就统统被打消了，对花无愁的办事能力也大为赞赏。

京中达官，有心建别院的，听说花家的人在城里，纷纷上门拜访，想跟花家达成合作的买卖，花无愁不是不动心，甚至起了念头，想在京城里开花家御匠坊的分号。

起初花靖宣也是赞同的，但却临时得知，薛凰城作为流苍国西南部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一座城池，因时间久远，城垣有老化坍塌的迹象，朝廷想重新修葺，加固城墙，同时多建几处硬楼或者瓮城，防御外敌。

这工程之浩大，绝非一般的建筑商家可以胜任。花家颇得皇帝重视，自然是首选。但花家的死对头——薛凰官家也很想得到这次机会。官家的技艺虽然比花家稍逊一筹，但势力却庞大，朝中也有强硬的后台，那后台在皇帝面前一番美言，皇帝便犹豫了。

再加上西南边境总是不安稳，流苍国与北夜国之间的战事断断续续，皇帝一直为此焦头烂额，越是着急，反倒越手忙脚乱，圣旨迟迟没有颁布。

边疆抗敌，是一场硬仗；修城筑防，也是一场硬仗。若能取得这次机会，也是为朝廷效力，为百姓效力，无上光荣。同时，花家建筑天下第一的

交椅也可以坐得稳稳当当。但若失败了，只怕花靖宣再难有翻身的机会，这辈子都会被官家骑在头上。

花家百年的基业，不能传到他这里便蒙了羞，因而他希望花无愁回薛凰城，在身边帮助他。

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花无愁刚完成了拙景园的工程，甫一接到信函，立刻便回来了。

因为夜已深沉，兄弟俩并未长谈，花靖宣说花无愁赶了路，风尘仆仆，便要他回房梳洗休息。

这书房是在花家大宅一处独立的小院里，叫做墨香斋。花无愁住的是丹锦院，和墨香斋之间隔着琅嬛苑、晚晴楼、渡梅台。花无愁走着走着，停下步子，听廊角风铃摇曳，煞是悦耳。

从晚晴楼到渡梅台，因为地势起伏，建了一片爬山廊相连。初时廊角并没有挂风铃，后来还是花无愁向父亲提的议。父亲宠他，当他是小孩子心性，贪玩兴起，只不过挂与不挂都无伤大雅，也便答允了他。倒是府里的下人，都说那风铃趣致得意，一挂上去，风起时脆脆作响，整片园子都生动起来。

父亲的慈爱到如今一刻也不曾离开，花无愁想着想着，微微一笑，忽见前方爬山廊尽头的洞门外穿进来一个人，手里提着的灯笼将她一身黄衣照得荧荧发亮，好像一只飞舞闪烁的夜光蛾似的。

花无愁大喊了一声：“前面的人，站住！”

他认出了她，正是刚才在书房里缠着大哥的那个丫鬟。云翩听花无愁这样一喊，吓得手一抖，灯笼就落在了地上。顿时火焰燃起，将四周映得红亮。她弯腰行礼，“奴婢见过二公子。”



“美若天仙的小丫鬟，你去哪儿啊？”花无愁戏谑地问。

云翩低着头：“回二公子，奴婢刚才去翠明院给少夫人回了话，这会儿是要回晚晴楼歇息了。”

花无愁轻轻一睨，道：“原来你还知道翠明院里面有位少夫人啊？”云翩咬着唇不敢吭声，花无愁突然伸手过来，指尖穿入她耳侧的发丝，轻轻一拨，她吓得倒退两步：“二公子，你这是做什么？”

花无愁笑得有点邪魅：“你不是很想攀附我们花家吗？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好好地伺候本公子，怎么样？”

云翩急道：“奴婢没有那个意思，二公子误会奴婢了！”

“误会？”花无愁捏着她尖尖的下巴，嘲讽的笑容像寒刀一样割在她脸上，“你刚才不是还对我大哥投怀送抱吗？怎么，换了我就不行了？说起来，我比我大哥年轻，又比他生得俊俏，这城中多少名门闺秀还都盼着我眷顾呢，你可别，不、知、好、歹！”他一边说，一边霸道地欺身上前，她连连退步，撞上爬山廊的廊柱，退无可退，他的手臂一环，将她圈在身前，影子覆盖着她。

云翩心慌了，双手在花无愁胸前一推，想将他推开。

可他却纹丝不动，狠狠地逼视着她，粗暴的呼吸吹拂着她鬓角的发丝。暗夜之中，一双深眸犹如装了一团烈火。那烈火似是与生俱来，和他此刻散发的狂傲不羁搭配得天衣无缝。他大笑起来：“怎么，你害怕了？”

云翩望着花无愁，想说什么，却挤不出一个字，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花无愁仍是笑着，无可否认，无论是狷笑狂笑讽笑冷笑，任何一种或正或邪的笑容，到了他的脸上都是那么生动迷人。但云翩哪会有心观赏，只想赶紧逃离他，便将牙关一咬，眼一闭，在他的肩头猛捶了一拳：“放开我！”

花无愁没想到这小丫鬟被逼急了也敢枉顾主仆的身份，他不免一愣，收

敛了笑容退步让开，道：“洛云翩是吧？你给我好好记着，你来花府是做下人的，最好以后都安安分分，别动什么坏心眼，否则，我花无愁第一个不放过你！”

云翩心头有万般的委屈，都噙在盈盈的泪眼之中，花无愁话音一落，她便撒腿向着爬山廊上方跑去，一口气跑回晚晴楼，回到自己的房间，突然双膝一软，蹲下身抱肩猛哭起来。

夜色那么凝重。

她心中有苦，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倾诉。

谁也不懂她！

不懂得她在人前的强颜欢笑，不懂得她在人后的哭泣自怜！

若不是逼不得已，她又岂会去做那种勾引别人相公的事情？如今，被花无愁撞破，他定是将她看成了心思邪恶的女子，当她是下贱胚子，恣意地欺负。

可是，她已经没有退路了。她的秘密，死死地缠着她，她摆脱不了。入府半月，今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跟花靖宣单独相处的机会，没想到半路却杀出一个花无愁，生生地搅乱了她的计划。

第二日，云翩在琅嬛苑看见花靖宣，他正在和御匠坊过来的学徒说些什么。不一会儿那学徒便作揖告辞，家丁来送他出门，六角亭里就只剩下花靖宣一人。

云翩急忙过去，喊了一声：“大公子早安！”这次她倒真不是故意要缠上他，却偏偏没留神路旁的花篱，有几枝伸了出来，将她一绊，她突然向前扑去，幸亏花靖宣眼疾手快，跳出亭子接住了她。

“没有摔伤吧？”花靖宣问。





云翩的眼珠子骨碌碌一转，趁势便往花靖宣怀里靠：“奴婢真是笨，还好有大公子在，否则，这一摔还不知以后能不能跳舞呢。”说到跳舞，花靖宣立刻就想起了昨夜的情形，又尴尬起来，推开她道：“以后注意些。”

云翩道：“大公子，昨夜……昨夜奴婢在送酒的途中被那紫雕玉琼浆的酒香迷住了，因而偷偷地喝了两口，奴婢酒量浅，没想到就醉了，所以才会在大公子面前闹出洋相来……”

花靖宣一听：“原来只是喝醉了。”

“嗯。奴婢知错了，请大公子责罚。”

花靖宣呵呵笑道：“算了，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以后别再偷酒闹笑话就是了。”云翩算准了花靖宣会这样说，心中得意，忍不住抿嘴窃笑。又问：“大公子在书房看了一夜的《城筑》吗？”

“嗯。”花靖宣点头。

“大公子如此操劳，当心别累坏了身子，奴婢这就去找人，给大公子准备些早点送去翠明院，大公子吃过之后，好好睡一觉吧。”

花靖宣正欲拒绝，抄手游廊上款款地走过来一个人。正是新婚的大少夫人李若伶。但见她一身素粉的衣裙，妆容精致，一丝不苟，神情却透着幽冷。花靖宣立刻迎上去：“若伶，这么早，是要出门吗？”

李若伶淡淡地答：“家里闷得慌，趁着清早天凉，想出外散散心，顺道买些解闷的玩意回来。”

花靖宣道：“我正好也要去御匠坊，我们一起走吧？”

“嗯，好。”

云翩在旁看着，只道那李若伶一出现，花靖宣的眼里便再也容不下一丝闲杂。可是李若伶的态度倒是很费思量，花靖宣一夜苦读，她不闻不问，一双寡淡的眉眼，仿佛面对的只是普通的路人。

云翩看着他们并肩而去的背影，心中思绪难平，禁不住有点走神。直到